

從莫斯科看安倍反中性質的「印太戰略」

姜書益

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一、 前言

俄學者基斯塔諾夫(Валерий Кистаков)教授¹，最近就安倍首相的印太戰略發表專文認為，日本倡導的印太戰略其主要目的就是抑制快速崛起的中國，並希望以日、美、印、澳「菱形四國」為主軸，聯合其他印太地區國家，加強政、經方面的合作，共同對抗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和「海上絲路」計劃，但因域內國家多與北京有深厚的合作關係存在，因此安倍倡導的反中陣線很難引起共鳴，反而因日、中在本地區的競逐，使各國陷入合作選擇之困擾。²

二、 印太戰略之緣起及其目的

最近新聞媒體在討論國際問題時，經常提到印太戰略的說法，而印太地區也已逐漸取代亞太地區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印太地區概念並非出自地理，而是來自地緣政治概念，主要是由於冷戰結束後，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在政治和經濟上發生一連串劇變，由於這種改變，因而使兩個不同地區變成一個大國戰略競爭的場所。這些改變的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中國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快速崛起，其次則是本地區另一未來大國印度，其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成長緊追中國之後，以及最近幾年亞洲的主要經濟火車頭日本的不斷衰退和萎縮所致。

¹ 基斯塔諾夫(1946-)，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МГУ)東方語言研究所(1970)，經濟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研究，曾先後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蘇聯駐日本大阪總領事館，俄羅斯聯邦駐日本貿易代表處工作。自 2008 年以來，一直擔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及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著作等身，係當今俄羅斯著名亞洲及日本問題專家。

² В.О. Кистанов, Анти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Японии в Инд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Центр Япо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Японии" Выпуск XXII,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18

戰後日本一直是美國在本地區軍事和經濟基地，過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公開表示：「日本是美國在亞洲不沉的航母。」日本對外政策支持美國在本地區的海上戰略部署。綜合上述各種原因，近年日本、印度、中國的三角關係，再加上一個美國，就使亞洲的權力平衡發生巨大變化。根據日本和西方觀察家之分析，上述變化，不僅是由於中國的快速崛起，特別是中國對南海大部份海域提出主權要求，以及它在印度洋實力的增強，因此川普上台後，印太戰略之概念乃應運而生。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川普總統在訪問亞洲時，提出印太戰略的概念，但必須指出的是，印太戰略之說法並非當年才出現的。

早在冷戰期間，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就曾提出印太戰略的概念，當時英國退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因為當時蘇聯在亞洲勢力快速成長，為對抗蘇聯勢力的擴大，美國乃將太平、印度兩洋司令部予以合併。所以印太戰略概念，其實早在冷戰期間便已出現。如今美國主要對手由蘇聯換成中國，所以過去提出的戰略概念現在仍可適用，祇須將對手換成中國即可，然而這次之恢復印太戰略概念主要應該拜日本首相安倍之賜。

這個概念最初出現的名詞是「印度太平洋自由公開地區」，這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其第一任期二〇〇七年八月在印度國會演講時的說詞，他表示：「必須將印度、太平兩洋聯合起來」，當時他還說，此一概念亦包括美國和澳洲，甚至其他國家也應在內。在安倍二〇一二年第二屆任期內，他繼續推動此一概念。二〇一六年八月廿七、八日在肯亞舉行的第二屆「東京與非洲會議」上，安倍再次提出這項概念。

近年印太戰略已成為日本對外政策的主軸，安倍強調此概念之目的是在印太地區發展合法的國際秩序。他認為印度、太平兩洋國家應相互協助發展經濟，不過儘管東京再三強調此一概念，並不是針對任何第三國，但是我們都很明白，此概念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平衡中國在本地區的快速崛起，由東京對北韓的立場便可清楚看出日本已將中

國列為其主要的外來威脅。

冷戰期間日本主要敵人是蘇聯，但從二〇一八年起，日本媒體已毫無顧忌公開表示，這個概念就是針對中國。在討論印太戰略時，日本記者及安倍首相均再三強調，此戰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平衡中國在歐、亞、非洲「一帶一路」的成長和擴張。根據「一帶一路」計劃，中國準備以海、陸交通來聯結歐、亞、非三洲。其實如果仔細研究印太戰略的地理涵蓋範圍，便可知道日本、美國推動的印太戰略，幾乎與「一帶一路」的區域完全重疊，根據日本觀察家的看法，安倍概念的主要軸心，就是日本、美國、澳洲及印度，也就是所謂的「亞洲安全民主勢力的菱形四國」，如果看世界地圖，便可清楚明白，這四國的地理位置正好排列成一個巨大的菱形。

三、 日印的戰略合作與制約

安倍最初很擔心川普總統偏向孤立主義的政策，也許會退出歐巴馬政府推動的「重返亞太」政策，但日本首相經由外交管道，向川普說明這項戰略以後，發現川普很能接受這個概念，而且在他首次亞洲之行時，他宣布的立場就是以此概念為主軸。而印太戰略發展的主要步驟，就是日本與印度發展全面性的合作關係，當然也包括美國在內。

印、日軍事合作的快速發展是依靠美國強大的海軍力量，因為美國海軍也是中國的對手，印度總理莫迪同意加強海軍聯合演習，包括美、日、印三國海軍力量。安倍強調，未來將繼續推動美、日、印三方合作，並謂這項合作是依賴他與川普的私人情誼和互信。訪印期間安、莫並就印度購買日本水上飛機問題進行討論。此外，日本還將協助印度建造兩座核電廠。兩國首腦同意進行軍事合作，並強調主要目標就是限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擴張行動。日本觀察家認為，這些合作代表日印領袖願意成立反中陣線，當然也包括美國在內。

至於印、日在經濟領域合作的快速發展，其目標更是針對中國，

特別是中國高速的基礎建設。安、莫同意成立「日印東方合作論壇」，主要是討論發展印度東北地區的交通路線、電力系統及其他合作項目。關於交通路線的發展，日本願提供3億4,900萬美元貸款。安倍表示，日本將全力協助發展印度東北地區各邦的基礎建設。這項合作的背景是基於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考量，因為印日合作的主要地點正是在洞朗地區，不久前中國與印度盟邦不丹，在該地區發生領土爭端。二〇一七年六月，印度發現中國在爭端地區進行公路修建，此事立即引起中印兩國二個半月的軍事對峙。因此印日之選擇在本地區進行基礎建設合作，其主要目的很明顯，就是在於阻止中國勢力向印度洋地區擴張。

印日希望經由在印度東北地區的合作，強化其在印度地區的力量。此外，兩國還共同在斯利蘭卡修建液化天然氣(LNG)轉運站工程，藉以平衡中國在可倫坡港影響力的擴大。中國「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是將陸路基礎建設延伸到歐洲，至於「海上絲路」則企圖將影響力擴展到非洲大陸。日本與印度準備對抗中國的陸上及海上的「一帶一路」計劃，因而推出本身的路線，俾取代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安倍訪問印度後，兩國領袖發佈聯合聲明，強調印太地區自由航行與區域穩定的重要性。此項聲明包含二〇一六年安倍倡導的「維持太平、印度洋自由航行的概念」，以及莫迪總理所提的「向東方發展政策」(Act East Policy)，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印度與東亞國家的合作發展。

必須強調的是，儘管印度政府對中國海上力量的增強越來越擔心，並願參加二〇一八年七月美、日海軍聯合演習，但印度在陸上卻願與中國發展全面性的合作關係。此外，印、中兩國都是「金磚四國」及「上合組織」的成員，其實對日本而言，中國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上面所提到的各項因素，亦使日本與印度的合作，很難成為一種公開反中的軍事和經濟聯盟。

印度將中國的「一帶一路」主張視為一項具有敵對性質的倡議，

不過日本雖然起初也將「一帶一路」視作有敵對性質的戰略概念，但最近東京立場已開始轉變，並出現一些正面評價，甚至考慮加入。日本外務省某資深官員曾表示，如果日本堅持要求與印度成立一個具有反中性質的聯盟，必遭到德里當局的拒絕，因為印度不願成為日本或美國的「棋子」，印度將繼續追求其「不結盟」的政策。

四、 東亞國家的矛盾心態

近年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相對的是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有每下愈況的趨勢，特別是川普總統上台以來。因為日本推動亞太戰略，不僅要拉攏印度，還要結合澳洲。後者一直是美國在印度、太平洋上的重要盟邦，不過近年東京與坎培拉合作關係加強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澳洲總理麥肯滕博(Macolmn Turnbull)推動疏遠北京的政治路線，不過這種遠離程度非常有限，因為中國是澳洲主要的貿易伙伴，目前日本、澳洲共同合作的目標是，維持並長期發展區域組織 TPP，特別是在川普宣佈退出之後。

二〇一八年二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曾先後訪問汶萊、新加坡等國。河野表示，印太戰略應將東協國家視為重要伙伴，因此日本打算協助亞太地區國家進行基礎建設，以對抗中國在東南亞及印太地區經濟影響力的擴大，日、美、印同意協調彼此的合作。日本「經濟新聞」表示，美、日、印三同意協助發展印太地區的重要國家：孟加拉、尼泊爾、緬甸的基礎設施，以平衡中國在本地區投資的快速成長。日本並考慮向這些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經濟新聞」強調中國在「一帶一路」的計劃下，向這些國家進行大量投資，但從未考慮這些國家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債務，因此美、印要求中國應以透明方式進行投資。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試圖拉攏東協國家參與遏制中國的戰略，但是所得到的卻是不同的反應，越南、印尼及若干與中國有南海爭端的國家雖支持這項政策，但是與此事無關的泰、東、寮等國反應卻異常審慎。因為東協各國對領土問題的看法不一，與中國的合作程度也有

所不同，因此日本很難將東協轉變成全面反中的陣線。日本這項有野心新外交政策，主要是想以經濟貿易合作和基礎建設的方式將亞太地區聯結起來，未料卻引起湄公河流域國家的極大困擾，因為他們發現本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中日兩國相互對立彼此敵視。

在東京積極推動「自由公開的印太戰略」之際，北京同時也向湄公河流域國家大肆展開「一帶一路」計劃，以致引起東、寮、泰、越等國的憂慮，因為它們面臨二者選擇之壓力。二〇一八年三月廿四日在金邊舉行的「湄公河國家與日本合作峰會」上，專家要求在東協組織之下成立一個五國機制，有權與各國進行經濟對話，並對各國與外國的合作項目進行視察。因為發現日本和中國在中南半島政治和經濟競爭情勢非常嚴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南韓總統文在寅與其他亞洲國家領袖對印太戰略的看法有顯著的不同，他對安倍推動的「自由與公開的印太戰略」具有強烈的反中性質而感到不安。首爾當局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川普總統訪韓的聯合聲明中，有關支持「自由公開印太戰略」這些字眼就持保留態度。這一立場充分顯示首爾當局的看法接近北京，起碼從表面上看，南韓企圖與美、日的反中政策保持距離。

五、 印太戰略受到質疑

安倍到處推銷的印太戰略，現在已成為日本對外政策的主軸，東京希望建立美、日、印、澳四國聯盟，這項戰略是二〇〇六、〇七年安倍第一屆任期中推動的「民主自由繁榮之弧」概念的現代化，當時安倍提出這項弧形概念是從波羅的海經歐亞延伸到日本，但此一「超級大弧」概念根本不切實際，因此後來幾乎完全被取消。二〇一二年安倍重登首相職位，他再次提出所謂「民主菱形安全概念」，並以美、日、印、澳為主軸，取代過去「民主繁榮之弧」的概念。

印太戰略出現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亞洲舊勢力的日本，與本地區

新勢力中國崛起之間發生的矛盾。很明顯此項戰略之目的是遏制中國在印太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快速成長和擴張，但日本在推動這項戰略之同時，卻遇到很大阻力，也就是參與的盟邦均與中國經濟有深厚的聯繫，因而多不願與中國搞壞關係。

因此印太戰略一直受到一些著名學者的批評和質疑，如天普大學日本研究所的布朗（James Brown）教授，在「日本時報」發表「日本的印太戰略不符合期望」的專文中就認為「自由與公開的印太地區」概念，目前已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軸，河野外相並將此概念放入他的6項優先工作名單之中，日本並致力說服英、法等其他國家。儘管東京的「自由與公開的印太地區戰略」概念聽起來似乎不錯，但實際上這項概念，不過是日本為追求其本國經濟戰略利益的一種工具而已。

北京為超過日本的發展速度，使用政治和經濟手段阻止安倍這項「自由與公開的印太戰略」概念的推動，並使此一概念成為一種僅有諮商性質的構想。中國專家曾公開表示，決不能讓日本的印太戰略成功落實。中國國際研究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吳根龍(譯音)在一篇專文中指出，最近川普政府支持印太戰略，其主要目的是將所有與美國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遏制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但這種概念並不完整，因此他認為此概念最後終將以失敗告終。

但無論如何可以預料得到的是，未來參與印太戰略的國家，必將在亞洲經濟和軍事強權之間游走。此外，日本將是一方面發展反中聯盟，但另一方面卻又試圖尋求與中國發展新的合作途徑。此外，印太地區除日本與中國有利益競爭外，還有美、印和快速成長的東協各國，以及西歐幾個主要的強權也都會參加這個地區的角逐。毫無疑問未來世界及權力平衡的重心，應該是在印太地區。

六、 結語

安倍首相倡導的印太戰略概念，是以日本、美國、印度、澳洲等

「菱形四國」為主軸，並以對抗快速崛起的中國為目標。安倍這項具有反中性質的戰略，雖受到川普總統的支持，但以「美國優先」為號召的川普，並未放鬆其對日本的施壓。而為拉攏德里，東京對印度東北，特別是曾發生中印衝突的洞朗地區進行大規模投資，俾遏制中國向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擴張。不過印度雖同意參加美、日海軍聯合演習，但在陸上卻選擇與中國的合作，因為印度不願成為美、日抗中的「棋子」。至於澳洲自麥肯滕博總理上台以來，雖採取與北京疏遠政策，但由於中國是澳洲的主要貿易伙伴，其疏遠程度恐亦非常有限。

分析認為印太戰略的出現，是由於亞洲舊勢力日本與新崛起的中國之間相互矛盾所致。安倍大力推動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概念，其實是日本為追求其本身戰略利益的工具而已，所以東協和南亞地區國家對中日的衝突和對立，多不願選邊加入，南韓總統文在寅甚至公開表示反對。事實上，中國同時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因此觀察家認為，未來東京或將繼續推動反中聯盟，不過另一方面也會積極尋求與北京合作之途徑。最近中日雙方不僅已重啟戰略對話，兩國首腦亦將進行互訪，日本更表示願參與「一帶一路」計劃，所以在主客觀情勢不明的情況下，具有反中性質的印太戰略，恐怕很難發展。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